

新加坡 美术 史论集

1886—1945

「新加坡」姚梦桐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新加坡美术史论集

(1886—1945)

[新加坡]姚梦桐 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2017

本书由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授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本书原版（《流动迁移·在地经历——新加坡视觉艺术现象（1886—1945）》）由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于2017年在新加坡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1-2018-56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加坡美术史论集：1886—1945 /（新加坡）姚梦桐

著. —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7

ISBN 978-7-5340-7515-5

I. ①新… II. ①姚… III. ①美术史—新加坡—
1886—1945—文集 IV. ①J133.9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6202号

责任编辑：於国娟

责任校对：黄 静

责任印制：陈柏荣

新加坡美术史论集（1886—1945）

[新加坡]姚梦桐 著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http://mss.zjcb.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真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2

印 张：15

字 数：294千字

版 次：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40-7515-5

定 价：2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序一

刘思伟

过去三十年来，姚梦桐先生对书写新加坡美术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他并非学美术史或学策展出身，这样的成就显得尤其难得。

他作为全职的公务员，在工作之余投入了几十年的时间和持久的耐心来研究新加坡的（特别是战前时期）美术史。这项学术工作是极具挑战性的，原因有几个。其一，战前的许多文献及艺术品早已毁于日据时期。其二，当时一些重要的艺术家，有的已死于二战期间，有的已在战后回到中国。其三，虽然马来亚大学在1950至1970年代曾短暂地教授过美术史，新加坡美术史始终不曾有过长时间持续的专门研究与文献记录。即使到了今天，这方面的通览性著作仍不多见。

故此，我们可以说姚先生在1980年代初期对新加坡早期艺坛产生兴趣时，能借助的材料极少。尽管如此，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底子，还是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战前新加坡的中文报章中搜索有关资料。（大部分旧报章幸好还是有保留下来的。）姚先生所采取的这一路线不可谓不高明，而由此产生的就是他1992年开拓性的第一部著作——《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通过详细的研究，他为我们揭露了一个史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早期的新加坡艺坛

绝不是一片文化沙漠。相反的，展现于我们眼前的是个活力十足的艺术天地，到访的外来艺术家众多，筹款书画展和美术团体的活动亦非常频繁。《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进一步厘清了艺坛的面貌，特别是一些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艺术家的历史足迹——其中包括活跃于战前新加坡的戴隐郎和徐君濂两位报刊美术编辑。此书不仅增进了我们对新加坡早期艺坛的认识，它也如中国的美术史论家王伯敏教授所言，在谈及中国一些知名画家（如当时曾经南来星洲的徐悲鸿及刘海粟）的活动方面，足以提供新的启示。

二十多年后，姚先生又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他的研究方法虽然未变，但这次的范围已扩大了不少。前一部书专注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加坡艺坛，新著则回顾得更远，上及十九世纪晚期。除了依靠旧报资料，姚先生这次还淘取了种类更为广泛的视觉文化材料，如广告、商店牌匾、故事书插图及报刊漫画之类。由于所涉及的艺术品原件有许多今已不复留存，这样的做法无疑丰富了战前美术的探究，可谓特具意义。于是，我们在姚先生的新著中，能读到探讨早期新加坡漫画、木刻和广告发展的精辟篇章，可填补这几个方面至今仍研究不足的缺憾。于此之外，姚先生

也深化了他对张汝器、司徒乔、杜迪希 (Karl Duldig) 等艺术家的研究；新著就这几位提出了新的考证、深刻的发掘，使我们对他们的创作了解更多。

姚先生的努力为研究新加坡美术史的同人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如其新著所显示，新加坡现存的档案资料尚大有可为，从中可能取得的收获仍是无可限量的。

2017年5月10日

刘思伟先生

现任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总裁，前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策展、典藏及文化教育处处长。原为法律专业出身，后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艺术史硕士学位。2007年，因其对新加坡及东南亚艺术史之学术研究的贡献，获颁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研究奖。其所主持的三项展览——2007年的“汇流：陈文希百年诞辰纪念展”、2008年与王珍敏联手策划的“巨画展”，以及2008年与周雁冰联手策划的“徐悲鸿在南洋”，均获得国家文物局展览奖。2013年，于英国享负盛名的克劳领导培训计划下成为其首位新加坡籍计划学员。

吴锦汉先生译

Foreword

Low Sze Wee

Over the last 30 years, Mr Yeo Mang Thong has made very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writing of Singapore art history. This is even more remarkable given Mr Yeo is neither an art historian nor a curator by training.

Despite having a full-time job in the civil service, he has devoted the past few decades, to researching Singapore's art history, particularly of the pre-war period. This task is extremely challenging for several reasons. Firstly, many documents and artworks from that period were destroye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econdly, some of the key artists were either killed during the war, or later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the war ended. Lastly, except for a brief period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when art history was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there has not been sustained study and documentation of Singapore's art history. Even till today, there are few survey books on this subject.

Hence, it could be said that when Mr Yeo's interest in Singapore's early art scene emerged in the early 1980s, he had very little to work with. Given his strong background in Chinese studies, Mr Yeo's solution was to study Chinese-language local newspapers of the period, most of which had fortunately been preserved through the

years. This was an inspired decision, and it resulted in his ground-breaking first book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Pre-War Chinese Painting in Singapore* in 1992. Through his meticulous research, Mr Yeo demonstrated that the art scene in Singapore from the late 1920s to the early 1940s was far from a cultural desert. Instead, we find a vibrant art world filled with visiting artists, fund-raising exhibitions and art society activities. The book provided greater clarity on the art scene, particularly on artists who are still little-known today, such as newspaper art editors like Dai Yinlang and Xu Junlian who were active in pre-war Singapore. Apart from contributing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ingapore's early art scene, the Chinese art historian Professor Wang Bomin noted that the book also provided new insights into the activities of famous artists from China like Xu Beihong and Liu Haisu who had visited Singapore during that period.

More than twenty years later, Mr Yeo has completed his second book. Although 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remains the same, his ambit, this time, has widened considerably. Whilst his first book concentrated on Singapore's art scen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is book looks further back in time to the late 19th century. Apart

from relying on newspaper reports, Mr Yeo has drawn upon a broader range of visual culture materials such as advertisements, shop signboards, storybook illustrations, and newspaper cartoons. This has enriched his study of the period especially since original artworks are no longer extant. Hence, Mr Yeo's new book includes insightful essays 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artoons, woodcuts and advertisements in Singapore, areas which remain under-studied today. In addition, Mr Yeo has deepened his research on artists like Tchang Ju Chi, Situ Qiao and

Karl Duldig, and the new publication contains new in-depth studies of these individuals, thereby further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practice.

Mr Yeo's endeavours of passion and determination have set a great example for fellow researchers of Singapore's art history. More remains to be done with our local archives, and much can be potentially achieved, as demonstrated by Mr Yeo's latest publication.

Low Sze Wee

He is presentl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Before this, he was the Director of Curatorial, Collections and Education at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Initially trained as a lawyer, Low later graduated with a Masters in History of Art from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2007, he was awarded th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NHB) Research Award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scholarship on Singapore and Southeast Asian art history. Three of his exhibitions have garnered NHB Exhibition Awards: *Convergences — Chen Wen Hsi Centennial Exhibition* (2007), *The Big Picture Show* (2008, co-curated with Ong Zhen Min) and *Xu Beihong* (2008, co-curated with Chow Yian Ping). In 2013, Low was the first Singaporean to be named a fellow of the prestigious Clore Leadership Programme.

序二 追根溯源 钩深致远

吴永良

位居中国南海、印度洋与马六甲海峡三方交汇处，悬垂于马来半岛最南尾端的新加坡，面积虽小，被戏称为世界地图上的小红点，因其天然的地理优势成为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而历来倍受关注。1819年开埠后，岛上人口逐年增多，千里迢迢南渡谋生的华人也大幅增加而逐渐形成了华人移民群落的华社，于是文化、艺术与教育也随之应运而生，然而华社的美术活动却尚处于寂静冷落的一片苍白状态。此时，一些富有使命感的南渡艺术家，怀着让处于“死气沉沉，孤寂乏味”的侨民们通过艺术的感染与滋养来美化人生的宗旨，开始筚路蓝缕的艰辛的文化拓荒，他们见证了由1886至1926年的冷清寂寥，1927至1935年的生机渐露，1936至1941年的繁华热闹，以及1942至1945年二战中日占时期万马齐喑的历史进程。必须特别提及的是其中两位代表人物。

邱菽园，福建漳州海澄县（今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被称为星洲才子的传统文人，不仅是诗人、报人，更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加坡华社发展的核心人物和美术活动的文化推手，以其雄厚的财力和卓越的才学肩负起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就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称新加坡为“星洲”，并将这诗意盎然的美名传播开去而流传至今；他的一方“星洲寓公”印章便是一

种寓居他乡最后融入本土的心路历程。

张汝器，广东潮州人，肄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于法国马赛美术学院进修时无力缴交学费只得回国，于1927年途经新加坡时被友人挽留而住下，对南洋狮城的风土人情产生感情而关心其美术发展。誓言负起开拓艺圃的重任，是最早且有意识地以南洋人文景致和风土人情入画的战前最出色的代表性画家，为新加坡的美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惜于二战的新加坡沦陷时期因抗日而殉难。

此外还有被称为新加坡先驱画家的刘抗、钟泗滨、陈宗瑞和陈文希，他们对新加坡美术事业的成长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随着新加坡美术的日渐兴盛，自然产生的培养人才的需求催生了美术学校的创建，使薪火相传的愿景成为有序的教学进程的现实，乃是新加坡文化艺术发展史上极具深远意义的大事。1906年，苏彬廷有鉴于美术能开发民智而创办“画像传习所”，教授“水相油相炭画图”等科目；1922年，由孙裴谷等人创办新加坡第一所美术学院——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1935年，在当地艺术家的雅集中诞生了华人美术研究会，后在该会副主席杨曼生的倡议下，林学大于1938年创办了“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开启了新加坡美术发展进程上培养后继力量的新篇章。在一

块贫瘠荒芜的艺术土地上，翻土播种，辛勤耕耘，开拓艺圃，并且结实累累，满园芬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譬如毕业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陈建坡、曾纪策、李福茂、赖瑞龙、黄明宗、方良等人都是活跃于新加坡美术界的有影响的艺术家，而且不少人都曾在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任教，传承着第一代画家所肩负的美术教育的使命，同时通过各自的艺术创作成果为新加坡艺术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奉献。

因为与新加坡有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应邀赴新加坡举办父女作品联展，得以与啸涛篆刻书画会的艺术家陈建坡、曾纪策、李福茂、赖瑞龙、许梦丰诸位相识并成为切磋艺事的好友。九十年代中，我应邀与上述多位画友在南洋艺术学院（前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纯美术系主任陈彬章的全力支持下，于该院举办了高级水墨画班，旨在为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传统书画篆刻艺术而奉献应尽之力。九十年代后期，笔者退休后长期旅居星洲，于笔墨耕耘之余也在南洋艺术学院纯美术系兼课，执教水墨人物画课程。经过前后十年的“在地经历”，对新加坡的历史演变、社会状况和自然环境之种种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知，

深刻感受到新加坡从早年的小岛渔村发展到今天被世人所赞誉的现代化发达的富裕岛国，绚丽多姿的花园城市，实在来之不易。而星洲艺坛前辈们为文艺拓荒而做出的卓越贡献，当今狮城艺术家们身处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环境中为稻粱谋之时坚持艺术实践之异常艰辛，及他们身上从前辈耳提面命传授中继承得来的无怨无悔的殉道精神，令人为之动容，由衷钦佩，相信必能经得住当今高科技迅猛发展和全球化大潮的现实考验，承前启后地在艺术征途上不断前进。

对星洲战前美术史素有研究的学者姚梦桐先生乃与笔者经常切磋书法艺术的好友，其治学亦如其人，执着诚挚，严谨缜密，长期研究而著述颇丰，在国家教育部门担任公职的繁忙工作之余仍不辞辛劳地四处寻觅搜集相关史料，经过仔细鉴甄查核而撰述成文，使原本零碎散落和几将湮没的珍贵史实资料得以详实、准确、系统地保存下来，实是一项默默无闻却功德卓著的可贵奉献。风檐展书，习习送爽，乃就所得所知，连缀当年的“在地经历”，于梦桐先生所著汇集付梓之际，遵嘱撰此拙文，聊表贺忱与敬意。

是为序。

2016年5月于忻园闲云倚山楼

吴永良教授

1937年生于浙江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196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科。擅长水墨写意人物画与指头画，在意笔线描人物画教学与创作上具率先独创之学术成就。作品为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宁波美术馆，北京、上海、绍兴三地鲁迅纪念馆，中南海，日本皇宫，梵蒂冈艺术博物馆，西泠印社等处收藏。出版《吴永良画集》、《意笔线描人物画集》、《吴永良书画集》、《意笔线描人物画教程》、《鲁迅小说人物百图》等。电视专题片《吴永良画鲁迅》、《艺术与心灵——吴永良教授画牛》由浙江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映并送至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播映。作品入编《中国美术全集·现代篇》、《当代中国美术全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潘天寿基金会理事、四明书画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社员、杭州市政协书画研究院副院长、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艺术顾问。

序三

后小路雅弘

1995年2月某日，我在百胜楼的大众书局，在华文书籍的一角漫无目的地浏览着书架。一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作者为姚梦桐，书名是《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作者和书名对我来说仍属未知，却让我觉得这本书似乎是在那儿静静地等待我的到来。当时我所需要的正是那本书。

那时的我是福冈市美术馆的学艺员，正在筹备预定于1997年举办的大展。该展将是日本第一个总括性地介绍东南亚近代美术的展览。为此我从1994年到1995年间花了三个月在东南亚10个都市做调查旅行。正好是途中访问新加坡的时候。

我在各地访问艺术家，拜览作品，做访谈，也去美术馆、美术大学、图书馆等处做作品调查和资料收集。在新加坡也频繁地探访书店。我从而得以慢慢地在自己的头脑中构筑起“东南亚近代美术史”的框架。在当时的这个领域里先行研究并不是很多。即使参考优秀的先学，要依自己的思维构筑“美术史”也是需要精力和时间的，进展不如当初所望。

姚梦桐先生的书，乍看非常素朴，其内容却极其丰富。我从姚先生的著作中为1997年的展览会获得大量的资料。简而言之，该书的优点就在它是由第一手资料构成。例如我的关于张汝器的理解，就有很多都

来自该书。书的内容本身是战前画家在世时的报章杂志上所揭载的资料。他亲手花时间和心血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却不私藏己有，反而为了今后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后辈们无私地公开，共享资料。这种态度实在是除了崇高伟大以外别无他辞可形容。我在旅行期间把这本书放在手边，反复阅读。我没有学过中文，不过因为日本人也使用汉字，花时间揣摩的话是可以大致了解其意的。我虽然从这本书得到重要的一手资料，却反倒觉得从作者的研究态度方面学到更多。

遗憾的是我后来没有机会和姚梦桐先生见面，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有见到作者的可能性。去年承蒙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员的介绍，让我在邂逅该书二十年之后终于能与作者会面，甚感荣幸。之后也承蒙姚先生告知他近期的研究内容，知悉他已更加深入拓展和充实了新加坡战前美术的研究内容，并将于近期出版。这无疑会对这个地区的美术史研究有重大的贡献。

姚梦桐《流动迁移·在地经历——新加坡视觉艺术现象（1886—1945）》（本书新加坡版书名）的出版，如同上述，其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就在于使用艺术家们在世时的资料，同时公开那些资料让任何人都可参考利用。他也关注报刊上的广告和漫画资料，这一类向来被“high art”的视点贬成“kitsch”的作品。姚先生

重视这些从来没有被认真研究过的资料，从而建立独立的美术史，这一点也是非常可取的。姚先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迄今，仍孜孜不倦地研读、收集旧报刊上相关的史料，并严谨缜密地、有系统地撰写成书。这项只有借助旧日华文报刊资料才能完成的研究工作，

毫无疑问将给新加坡战前美术史的研究者提供崭新的观点。

谨以拙文为本书的出版向姚梦桐先生与东南亚近代美术史研究致上由衷的喜悦和祝意。

2016年5月吉日

后小路雅弘 Ushiroshoji Masahiro
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

九州大学文学部美术史专攻。1978年以学艺员身份进入福冈市美术馆准备室。先后举办了被称为世界最早的亚洲现代美术展“亚洲美术展”（第1回—第4回，1980—1994年）、“美术前线北上中——东南亚的新美术”（1992年）、“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1997年）等，致力于介绍亚洲的近现代美术。1999年就任学艺课长，致力于福冈亚洲美术馆的设立，并举行了开馆纪念展“第一届福冈亚洲美术三年展1999”。2002年进入九州大学执教，研究亚洲近现代美术，并参与策划蒙古近代绘画展（Tokyo Station Gallery, 2002年）、亚洲的立体主义展（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2005年）、越南近代绘画展（Tokyo Station Gallery, 2005年）。近年来每年都携学生企划举办亚洲现代美术展。最近的论文有《作为“失去了的纯真的我”的他者：东南亚美术的高更受容》（《美术Forum 21》，2010年）、《昭和十八年的日本旅行——越南画家Luong Xuan Nhi的日记》（九州大学《哲学年报》，2010年）、《日本军政和东南亚的美术》（九州大学《哲学年报》，2013年）。

后小路雅弘教授的序文以日文书写，吕采芷女士译

目 录



序一 刘思伟

Foreword Mr Low Sze Wee

序二 追根溯源 钩深致远

吴永良

序三 后小路雅弘

- 1 新加坡战前（1886—1941）华社美术活动研究
——以流动迁移之情结为叙述框架
- 13 十九世纪末（1886—1899）新加坡华社美术活动研究
- 25 二十世纪初（1900—1929）新加坡华社美术活动研究
- 41 邱菽园与战前新加坡华社美术
——以邱菽园后人家藏、华文日报为素材的考察
- 6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华文报章广告图像中的南洋风情
- 67 战前华社美术发展的里程碑
——华人美术研究会的成立、活动及其意义

- 85 新加坡战前五年 (1937—1941) 美术活动研究
- 103 硝烟弥漫中的图像
——新加坡战前 (1936—1941) 的漫画与木刻
- 121 “Slow but Sure”
——从在地经历的语境中描绘张汝器
- 131 雕刻家卡尔·杜迪希与《马来小童》雕像
- 137 特定历史场景构架下的艺术风貌
——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
- 149 新加坡日治期间 (1942—1945) 美术活动研究
- 167 后记

新加坡战前（1886—1941）华社美术活动研究

——以流动迁移之情结为叙述框架

一、前言

近几十年来，各种视觉形象被美术史研究者作为考察的对象而写入他们的美术史著作。¹ 本文的研究对象也较多元化，传统文人唱和之诗稿、商业广告、庙宇会馆的匾额、篆刻、报纸上刊登的寓意画、漫画、木刻与小说插图等都在研究范围之内。不同时期的视觉对象反映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折射出各阶段的历史现象，因此，笔者希望借多元化的资料，拓宽并加深新加坡战前华社美术活动的探索与了解。研究对象的资料主要是新加坡战前华文日报，² 它是探索战前华社美术活动不可或缺的资料。³

本文研究的上限以1886年为起点，这一年中国书法家钟德祥在新加坡开始了鬻字活动。⁴ 1942年2月15日到1945年9月5日是新加坡的日治时期。日本军政人员和日本漫画家是一切美术活动的幕后操纵者。漫画和画展也从传统的视觉审美功能变成日军宣传政令、愚化居民的政治手段。⁵ 因此本文的下限定在1941年。

读者在阅读本文的同时可参阅笔者的《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⁶、《从〈中兴日报〉上的漫画谈起》⁷、《新加坡第一代书画家定位初探》⁸、《十九世

¹ 著名美术史学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巫鸿指出：美术史研究近二三十年来发展的一个最大现象是一些视觉形象如民间寺观壁画、报章杂志上的图片、戏曲小说插图、商业杂志广告等等，也都进入新编写的中国美术通史。见巫鸿《美术史十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页56、页67。

² 主要是《叻报》、《星报》、《天南新报》、《中兴日报》、《振南报》、《总汇报》、《晨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以及《新国民日报》等。

³ 研究战前美术，如果不查阅《中兴日报》的《非非》、《星洲日报》图画副刊《星光》、《叻报》图画副刊《椰晖》、《新国民日报增刊》、《总汇报副刊》、《南洋商报星期刊·文漫界》、《南洋商报星期刊·今日艺术》等，根本无法厘清新加坡漫画发展的脉络。

⁴ 1889年10月30日《叻报》刊登一则《书法名家》的告白，告白中的卫铸生于1889年9月应新加坡领事左秉隆之邀到星洲旅游。不久，他接受《叻报》主笔叶季允的意见登报卖字。这是以卖字获取经济利益的最早资料。此后，不时有书画家鬻字卖画的告白。请参阅姚梦桐《由古老的印章演绎传奇：以邱菽园印存为例》，见新加坡《亚洲文化》第36期，2012年8月；书法家钟德祥于1886年到新加坡，参阅姚梦桐《邱菽园与战前新加坡华社美术——以邱菽园后人家藏、华文日报为素材的考察》，见新加坡《新世纪学刊》，2014年8月，页24—25。

⁵ 姚梦桐、魏爱兰《新加坡日治期间（1942—1945）美术活动研究》，见《华人文化研究》第1卷第3期，2014年6月。

⁶ 《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

⁷ 《从〈中兴日报〉上的漫画谈起》，见《总会十年》，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5年。

⁸ 《新加坡第一代书画家定位初探》，见《新加坡第一代书画家翰墨集珍》，新加坡：新加坡布莱德岭民众俱乐部华族传统艺术中心，2003年。

纪末(1887—1899)新加坡华社美术活动研究》⁹、《二十世纪初(1900—1929)新加坡华社美术活动研究》¹⁰、《邱菽园与战前新加坡华社美术——以邱菽园后人家藏、华文日报为素材的考察》¹¹等。

本文的叙述方式,以战前流寓新加坡的华侨心态为视角,他们身在异乡,迁移的情结让他们对祖国眷念并与之有着频繁的互动,从而牵引出战前华社美术的独特风貌。

二、流动迁移情结观照下的华社美术活动

“流动”,指的是事件的波及或影响,文物、概念(文化传承)的流动;“迁移”指的是人的跨境活动。“迁移者”身处异域,在千丝万缕的乡情牵引下对故土生发种种想象,遂有了介入,乃至互动。流动迁移情结观照下的华社美术活动将分两点说明:

迁移到他乡的华人,从未中断过与祖籍国的文化联系。他们通过报纸介绍名家书画、法帖,借助母国悠久历史中绚烂多姿的艺术形式,如酬唱题咏、题匾、篆刻艺术、题诗赠画等等活动,希望在海外传承母体文化。

同时,他们心系祖国,中国政局、经济的发展都引起侨民的牵挂。我们看到针砭国内时弊的“寓意画”,强调“收回权利、提倡国货”的商业广告,美术学校的创办宗旨也以“振兴工业”为宗旨。七七事变之后,漫画成为抗战救亡的工具,响应南来筹赈的画展响彻云霄,这是新加坡华社美术活动最热闹的时期。

1. 传承绚烂多姿的中华艺术

(1) 推荐法帖、名家书画

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之后,华人人口日益增加。1888年,华人人口有164300人。¹²南来的华人绝大部分是劳工,知识水平不高,当中也有部分是传统文人。侨民虽身处异乡,可是他们的文化取向都认同中国。分别创刊于1890年与1898年的《星报》与《天南新报》除报道家乡的消息外,不时刊登名家字画、出售各款联对及各款裱便联对、纸笔以及各种字帖的告白,裱褙书画生意的竞争折射出当时一般传统文化人喜爱染翰挥毫的事实。¹³

邱菽园(1874—1941)是《天南新报》的创办人,也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加坡华社文化活动的核心人物。他在报章上极力推荐快雪堂法帖,选取家藏清代著名书家吕西村的墨宝¹⁴(图1)并刊印出版,让爱好书法艺术者得以临摹名家法帖¹⁵,介绍朝鲜书法家尹溪石¹⁶、中国书法家许纶亭、流寓中国香港的书法家潘飞声、流寓新加坡的诗人林祇曾的书画作品(图2)给新加坡读者并代订润格。这些活动无形中提高了流寓新加坡文人对书画的认识与鉴赏力,也间接推动书法艺术在新加坡的发展,而且与原乡的文化联系起来。二十世纪初期,华侨子弟在学校里都有机会学习书法,1922年在马婆展览会(MALAYA BORNEO EXHIBITION)中¹⁷,学生的书法作品还获得好评:“隶、楷苍古秀丽,想系临碑帖有素”。¹⁸

¹² 《护卫司报政公文译略》,见《叻报》,1889年3月6日,第5张。

¹³ 同注9,页102—104。

¹⁴ 吕西村是清代闽台两地著名的书法家,有“台湾金石学宗师”之称。

¹⁵ 同注11,页4—7。

¹⁶ 自1887年,尹溪石便往返于江南一带,上海《申报》不断出现他的行踪以及鬻字润例的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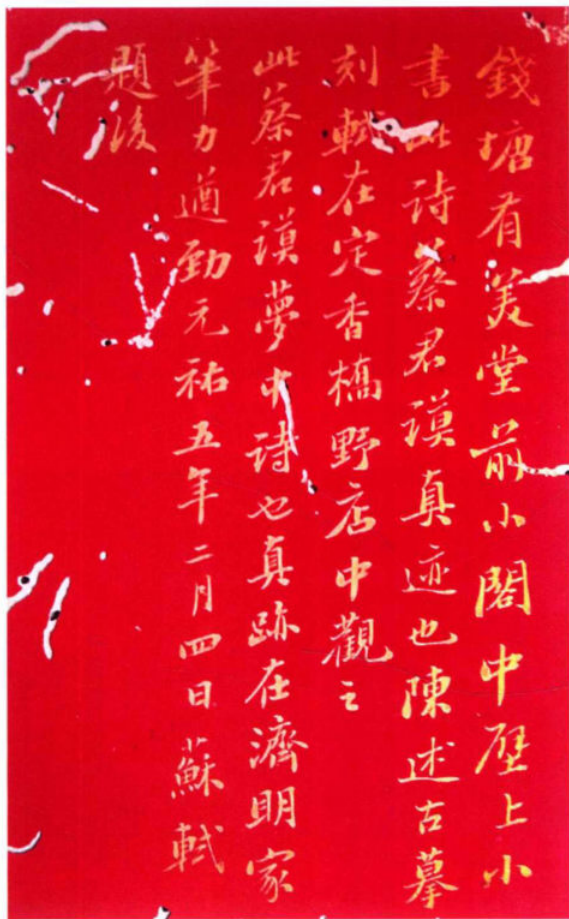
¹⁷ 马婆展览会是为迎接英国王储访问新加坡所举行的展览会。展出各地商品、中外艺术品以及学生书画作品等。

¹⁸ 见《叻报》,1922年4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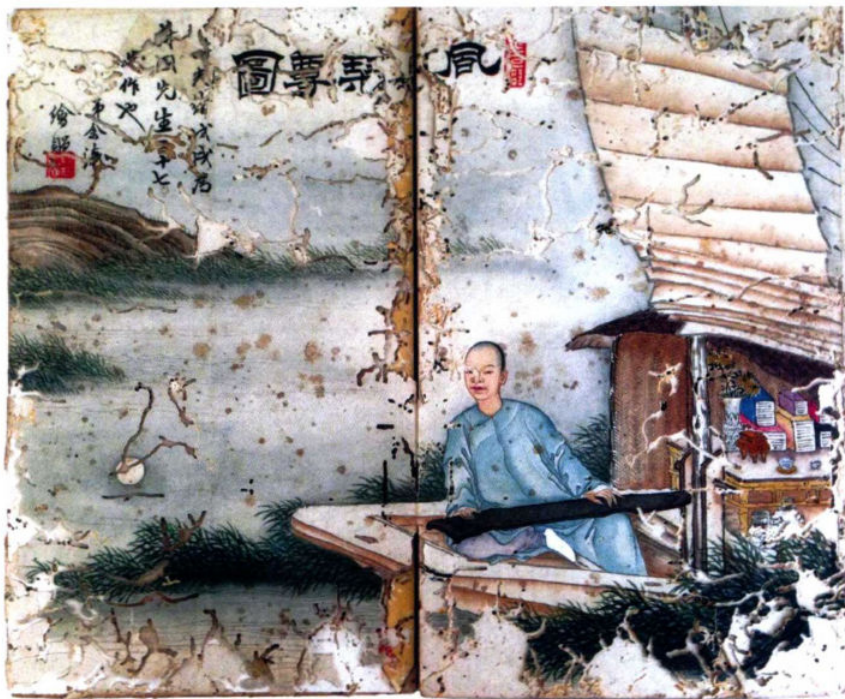
⁹ 姚梦桐《十九世纪末(1887—1899)新加坡华社美术活动研究》,见《华人文化研究》第1卷第2期,2013年12月。

¹⁰ 姚梦桐《二十世纪初(1900—1929)新加坡华社美术活动研究》,见新加坡《新加坡艺术》第2、3期,2014年8月,2015年12月。

¹¹ 姚梦桐《邱菽园与战前新加坡华社美术——以邱菽园后人家藏、华文日报为素材的考察》,见新加坡《新世纪学刊》,2014年8月。



（图1）吕西村临苏轼书体，王清建先生提供



（图3）潮州画师余涛画《风月琴尊图》局部，1898年，王清建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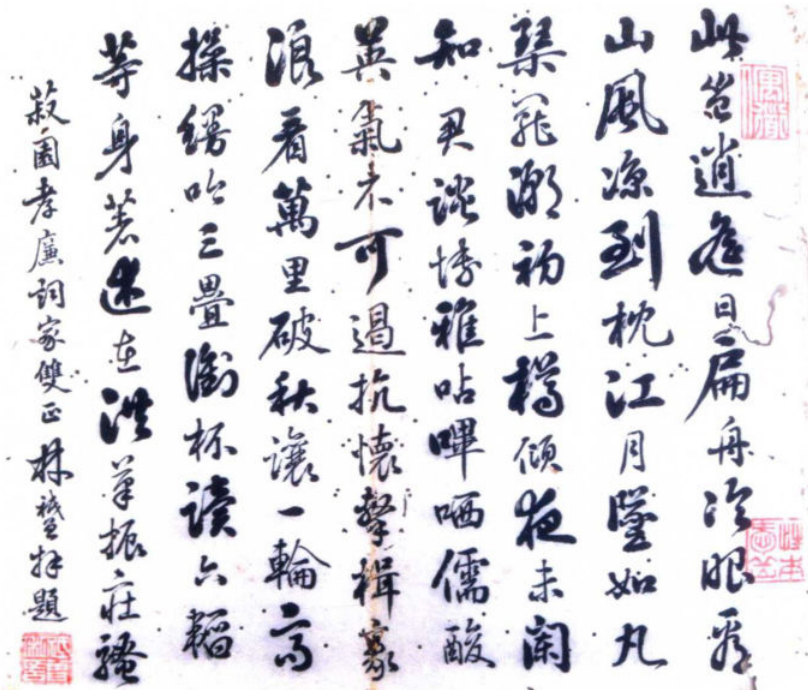
1927年，来自上海的李健（1881—1956）为倡办尊孔大学在中华总商会举行鬻诗文书画篆刻的展出，得到侨民大力推荐，响应祖籍国的教育活动。¹⁹ 一些文化人抱着在“炎荒”持续中国文化的心态，为推动、培养华侨对中华艺术的兴趣而成立南洋书画研究社。社员学习中国书画，举行成绩展²⁰，无非以普及中华艺术为目的。

（2）文化人诗文互动、酬唱题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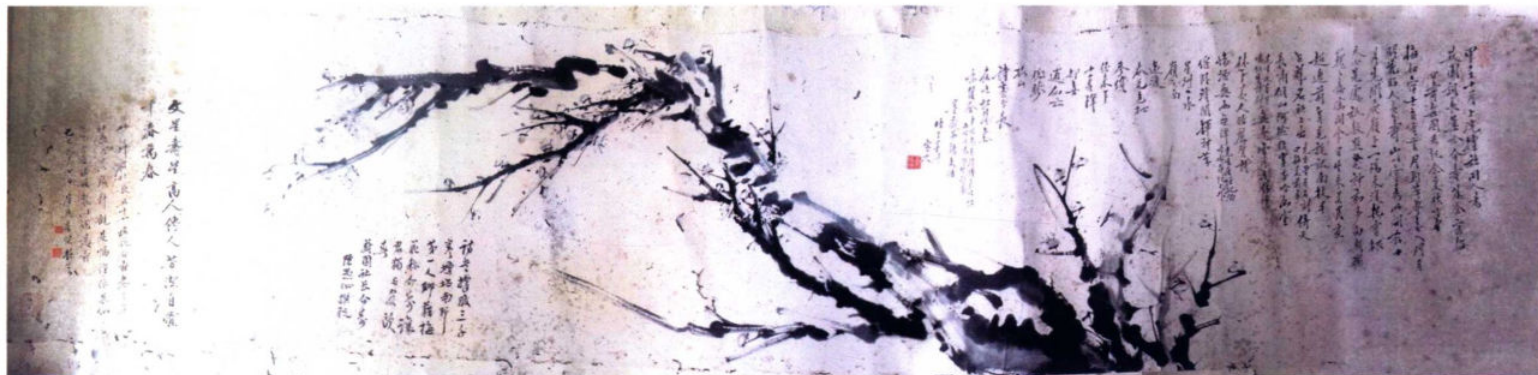
当时寓居新加坡的传统文人与中国文人彼此诗文互动、酬唱题咏。邱菽园后人珍藏的《风月琴尊图》册页最具代表性。1898年戊戌政变后，邱菽园请中国画家绘制《风月琴尊图》（图3），图中一舟横泊获港，舟中人屈膝鼓琴，微风水上，明月满怀，几席之间，

¹⁹ 见《新国民日报》，1927年1月17日。

²⁰ 姚梦桐《战前新马美术：从南洋书画社到华人美术研究会》，见《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页33—39。



（图2）林祇曾墨迹，王清建先生提供



(图4) 颜文浩《寿梅图》，1924年，王清建先生提供

尊壘欲动，体现出他意志消沉，寄情于清风明月、诗酒琴尊之间。画成，他广邀海内外文人题咏并将诗稿汇集成册，不少诗稿都发表在《天南新报》与《振南报》上。《风月琴尊图》见证了寓居新加坡华侨与祖籍国文化人彼此声气相通、思想交流的情况，也让我们欣赏到那时广东、福建一带名士书法艺术的风采。它更让我们欣赏到百多年前流寓在新加坡的传统文人如林祗曾、霍朝俊、谭彪、康逢吉、李季琛的墨宝！²¹

早在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已经有文社的成立，文人雅集的风气也一直传承下来。邱菽园的《寿梅图》(图4)是檀社社友颜怡园(颜文浩、颜涤元)²²为他祝寿之作。根据檀社社友的题画诗，我们知道孙裴谷(1891—1944)能诗能画兼通篆刻²³，遗憾的是他的画作我们无缘拜观！因此《寿梅图》的历史意义显得非常重要：它叙说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加坡诗人间的交游情况，诗人以传统方式给友好祝寿，作画题诗，主人珍藏之；

多年后有朋自远方来，一起鉴赏品味并请题字。

《寿梅图》中，老梅以泼墨写出，枝丫从左横出，枝上寒香数点。起首章“诗酒癖”为朱愚谷(1928年到新加坡鬻字)所刻。²⁴压角章“磊磊落落”为孙裴谷所刻(孙裴谷于1923年持赠颜涤元)。邱菽园能诗能画，深知起首章与压角章对整幅画的稳正平衡起很大作用，于是把1928朱愚谷所赠的“诗酒癖”印章铃盖上去。画面左下方的题诗者是檀社社友陈愚仙，画左侧是1929年李健拜观《寿梅图》后的题词。

诗画祝寿的高雅传统、家藏名人书画者与同道分享的乐趣，随文人南来传到新马。大家离散在他乡，于是名家书画成了另类“媒介”，把他们聚在一起，或者它还是一帖舒缓乡愁的良药。黄载灵(1895—1973)于1945年画《孤干寒梅》(见附图)并题上一诗，借以抒发胸臆，更寓日治期间坚贞不屈的心意。1955年他写上后记：“光复后装潢至今，十载中先后得诗友留题者凡十有九人。”整幅画图像与题诗密密麻麻地集在一起，孤干寒梅加上诸家题句，成了黄载灵与诗友交流思想的平台，给读者提供另一种视觉艺术效果。此种为友人画作题诗的传统一直传承下来。²⁵

²¹ 同注11，页10—12。

²² 颜怡园是同济医院医师，1923年7月31日《新国民日报》的“医榜揭晓”报道：本医院本年五月会考医生试卷，颜怡园得福建帮第一名。

²³ 如释痴禅《题孙裴谷行乞图》、《题孙裴谷居士画赠墨莲》、何观仁《题颜怡园、孙裴谷两先生作梅花图》等。孙裴谷，美术教育家，1915年执教于端蒙学校。寓居新加坡期间，在美术教育方面有一定贡献。1924年回国后，执教于揭阳、潮汕、汕头各学校，桃李满天下，请参阅孙淑彦《民国岭东画坛的旗帜——探索孙裴谷》，<http://www.artcn.com/artblog/?uid-2328-action-viewspace-itemid-9867>。

²⁴ 见《总汇报》，1928年8月11日。

²⁵ 有关黄载灵《孤干寒梅》图，读者可参见Cai Heng, “Tradition Unfettered: The Story of Singapore Ink”, *Siapa Nama Kamu? Art in Singapor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exhibition catalogu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2015, pp. 68—89.